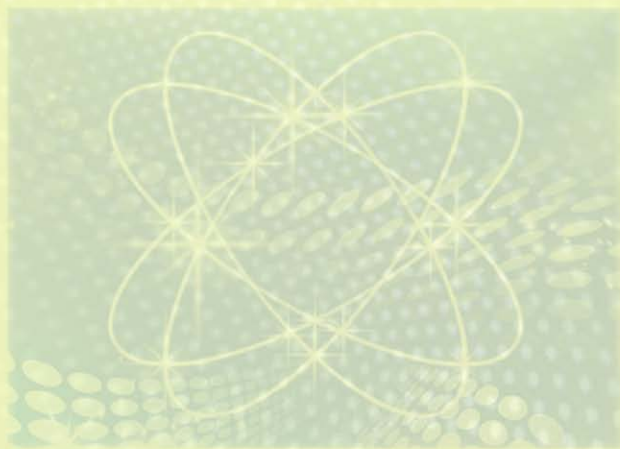


成都辛亥潮



目 录

1. 同乡会里	002
2. 都是股东	011
3. 北京消息	017
4. 拂晓号外	022
5. 铁案如山	028
6. 电闪雷鸣	036
7. 义无反顾	042
8. 各有盘算	051
9. 特殊欢迎	059
10. 民心变了	070
11. 圣位牌前	078
12. 阅兵之后	087
13. 粉红的酒	095
14. 两难之地	102
15. 花厅狂飙	109
16. 九七血案	116
17. 同志成军	121
18. 第一政权	134

19. 安民告示	137
20. 都来革命	145
21. 校场较量	151
22. 力挽狂澜	159
23. 当仁不让	167
24. 总舵把子	180
25. 重聚花厅	188
26. 草堂之约	195
27. “满城”上下	203
28. 波诡云谲	210
29. 新老皇历	221
30. 难办的案	229
31. 兵临资州	236
32. 灌县开山	245
33. 天亮以后	253
34. 文功武备	260
35. 密锣紧鼓	268
36. 窗下之谋	277
37. 兵不厌诈	285
38. 洞房枪声	294
39 荒野信号	303
40 历史时刻	313
后 记	322

1911年10月10日凌晨，湖北武昌楚望台军械库出人意料地“爆炸”了。从此结束了神州大地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许多人不知道，这场“爆炸”的导火索却在千里之外的成都。点燃这导火索的，是一些曾经留学日本的四川青年。

说来话长了！

那就从这些“点火”的四川青年说起吧。

1. 同乡会里

自1840年始，神州大地便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在列强的侵略下，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

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

为求民族振兴之道，一批批学生远涉重洋去留学。地处内陆的四川省，也从1901年开始，不断有青年学子走出夔门。他们或西去欧美，或东渡扶桑。有的去学军事，有的去学法律、政治、警务，有的去学修铁路、办实业……总之，都想学成归来，振兴中华。

虽说都想振兴中华，但是，若要问“如何振兴”，那他们的想法可就大相径庭了，自然其言行表现也各不相同。

在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中国留学生正在打篮球。一位同学投球未能入篮，篮球划出条弧线，飞向了旁边玩摔跤的一群日本同学。

这群同学中，一个壮实的学生刚获得比赛的胜利，正高声叫喊：“我是本校摔跤王啦！”

“咚！”篮球飞来，不偏不倚打在他头上，打得他向后一个趔趄。他转身抓住篮球，生气地寻找篮球的来处。

中国留学生、四川彭县人尹昌衡，来到“摔跤王”面前，鞠躬道：“对不起。真是对不起。”他伸手准备接过篮球。

“摔跤王”认得尹昌衡，还知道他因为个子很高，而被中国留学生叫做“尹长子”。也可能因为“摔跤王”的个子矮，所以他特别讨厌这个中国同学“尹长子”。现在，明知“尹长子”站在面前等着，他却只管把篮球在地上拍来拍去。

空气渐渐紧张起来，在场人似乎都感到要发生什么。

尹昌衡再次鞠躬道：“对不起。”看见“摔跤王”还是不理不睬，便伸手一把拿过篮球，再说声“对不起”，转身就走。

“摔跤王”抓住他的胳膊，说：“你，和我玩玩摔跤。”

尹昌衡回头道：“谢谢你的邀请。但是，我不会摔跤。”他转身走时，没留意地上有根枯树干，他踢到树干跳了一下。

“摔跤王”转到他面前，拦住他的去路：“你，连摔跤也不会，配做个军人吗？”他故意露出轻蔑之色，挑衅地望着尹昌衡。

尹昌衡盯着他。片刻，他猛地把篮球抛向球场那边，拾起地上的树干说：“你，会不会玩这个？”

“摔跤王”一愣，问：“玩这个？怎么玩？”

尹昌衡说：“请你站远点，我玩给你看。”

“摔跤王”只好后退几步。这时，打篮球的中国学生跑了过来，和玩摔跤的日本学生一起，形成了一个围观者的大圆圈。

尹昌衡掂了掂树干，拉开架势，表演了一套中国功夫的棍术。表演中，他故意多次冲向“摔跤王”，或劈，或刺，或横扫，逼得这个壮实的日本学生只有躲闪，低头，后退。表演完，尹昌衡捧着树干对“摔跤王”说：“请您玩一玩。”

“摔跤王”十分尴尬，说：“我，不会……”

尹昌衡扬起下巴道：“这种小孩子打架的玩意儿也不会，你，配做个军人吗？”他把树干丢到“摔跤王”脚下，轻蔑地“哼”了一声，扬长而去。

尹昌衡属于咄咄逼人、争强好胜的那类学生。当然，也因军事这东西太直接了。何况，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掠夺。所以，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同学之间常常气氛紧张。但是，在东京政法大学里，就另是一番景象。

比如这天，上完课后，七八个中国留学生抱着书本，从学校大门里走出。其中，几人剪了辫子、穿得西装革履，另几人则留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

一个穿长袍马褂、名叫蒲殿俊的学生，走着走着故意放慢脚步，和那些剪了辫子的同学拉开了距离。走在他旁边的是也穿着长袍马褂的张澜，看见蒲殿俊慢吞吞的，张澜就说：“走快点嘛。”

蒲殿俊小声道：“我敢打赌，那几个剪了辫子的，一定是孙文的革命党，我不想和他们一起走。”

张澜却说：“你也太小心了。革命，是他们的主张；君主立宪，是我们的主张。各搞各的，一起走路怕什么！”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留学前已考中二甲进士。张澜，四川南充人，也是正儿八经的秀才。他们在同学中年纪较大，其思想感情也和清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和革命党的关系有点紧张，和朝廷的关系倒比较融洽。但是谁也料不到，这两个穿马褂、留长辫、主张君主立宪的学生，却是给清朝灭亡点燃导火索

的重要人物。

在东京铁路学堂里，中国留学生又是另一道风景线。他们穿长衫、留短发、戴礼帽，又几乎都是“实业救国”论者。其中的四川人龙剑，不仅是短发，而且是小分头，一看就是个特立独行的青年。他出了校门，就向同行的人说：“家里汇钱来了。我去取。”

几个同学就说：“取到钱请客。”

龙剑答：“好。请客就请客。”

诸多留学生不管他想什么、穿什么，做什么，只要是四川人，都会去一个地方——“四川同乡会”。在异国他乡，“同乡会”就是他们不设防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他们对救国之道侃侃而谈，他们寻觅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结成生死与共的情谊。

这年除夕之夜，雪花纷纷扬扬。雪花挡不住年轻人的脚步，留学生们从各自的住所，“吱嘎吱嘎”地踏着积雪走向四川同乡会。

同乡会在一座日本式木屋里。木屋的廊柱上贴着庆贺新年的对联，廊檐下挂着喜庆的红灯笼。门旁的木牌用中文和日文写着“中国留学生四川同乡会”。

同乡会内，灯火辉煌。在装饰着“欢度除夕”字样的木板墙下，散放着剪刀和剩下的彩纸。只要扫一眼便可看出，留学生是男多女少。此刻他们正三五成群地争执议论，乍听去全是些凌乱的叫嚷，使得室内一片嘈杂：

“列强是工业社会，中国也必须实业救国……”

“要有枪炮！要有钢铁！当务之急是钢铁，是枪炮……”

“民主！科学！只有民主与科学，才是救国之良方……”

长袍马褂的蒲殿俊正向身边的人说：“君主立宪！中

国与日本，国情相似。故而强国之道，只有仿效日本之君主立宪！”

“啪！”小分头龙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随即又警惕地四下一瞥，小声对面前的几个人说：“革命！救中国者唯有革命！中国欲摆脱清朝政府之腐朽统治，不可不革命！中国欲自强独立，不可不革命！中国……”

“呼……”一阵狂风夹着雪花扑来，龙剑不觉住口，随众人一起望去，只见房门边站着政法学堂的学生董修武。他大叫着：“诸位，朝廷又要卖国了！”

室内人不觉惊问：“出了什么事？”

董修武道：“张澜兄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让他给大家说吧。”他闪开身子，现出身后正在关门的张澜。

张澜转身向前，一边说：“一位日本友人向我透露，朝廷要向英、法、美、德四国借款，修筑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湘粤铁路。”

一个女学生问：“借款修路，有何不可？”

张澜道：“据说，铁路修成后之路权，以及沿线之矿产等资源，将悉归四国所有。”

学生们一下子炸开了锅，叽里呱啦地议论着。

学习政法的董修武是个革命党人。当然，这秘密没有几个人知道。现在他大声说：“同学们，列强之强大，就是从发明了蒸汽机、有了铁路开始。中国要强大起来，也不能没有自己的铁路、自己的工业！”

蒲殿俊转向大家道：“早就说了，川、鄂、粤、湘四省铁路，由四省百姓自己来修，可是朝廷总不应允！”

张澜道：“立即上书朝廷，说明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

大家赞同张澜的意见，并立刻付诸行动。在修铁路这件事

上，革命党、立宪派、实业救国论者等竟出奇地意见一致。

在东京的另一所木屋内，也有许多留学生在过除夕。不同的是，这间屋子非常宽敞，显眼处还有一幅慈禧的画像。

画像下，端坐着老学监。老学监旁边，斜坐着副学监林大人。在他们对面，站着一排衣冠楚楚的文科留学生。这些人身后，站着两排身穿军服的、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前排的头一个，就是士官学校的高个子尹昌衡。

学生们笔直地站立着，没人说话的房间好像一座坟场。

木门被轻轻挪开，学监的侍从跨入。他轻轻关上木门，走向学监道：“禀学监大人。四川学生可能要滋生事端。”

学监问：“此话怎讲？”

侍从道：“他们在四川同乡会里辱骂朝廷。此刻正在书写奏章，说要派人直送北京。”

老学监回头向副学监道：“林大人，你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看看是否有革命党在暗地煽动。”

林大人来到四川同乡会室内，见学生们围着一张桌子。桌后，蒲殿俊正在一边写一边念：“若将四省之路权、矿权等悉归外国，则内乱外患以及不可思议之大祸，将因此而发生也……”

林大人忍不住大声呵斥：“危言耸听！”

学生们看见他，习惯性地垂手恭立：“林大人……”

林大人说：“你们的代表呢？为何不去向老佛爷辞岁？忘了是朝廷花银子让你们来留学的吗？”

小分头龙剑道：“我是自己花银子来的。”

林大人打断他：“自己花银子也是朝廷子民！也应该尊仰朝廷。”

董修武道：“正是尊仰朝廷，我等才在此书写奏章。”

林大人道：“奏章？”到桌边拿起奏章扫视几行，说：“想要自己修建铁路？尔等可知，修一条铁路需要多少银两？”

蒲殿俊道：“估计，七千万两左右。”

林大人说：“你们哪里去找这七千万两银子？！”

蒲殿俊说：“我川、鄂、粤、湘四省民众，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林大人说：“好呀。自筹路款！你蒲殿俊能出多少银子？”

蒲殿俊道：“竭尽所能。”

张澜道：“积水成河，积土成山。”

龙剑道：“哪怕倾家荡产……”

林大人截住他的话头说：“好！你且说，你倾家荡产有多少银两？”

龙剑认真地说：“适才我已算过。若将祖上留下的田地房产尽行卖去，大概有五百两银子。”

林大人道：“大概五百两？”他仰头大笑，“哈哈哈哈……”

林大人在这里和四川学生斗嘴，老学监在那边等得不耐烦了。他摸出怀表看看，抬头叫：“尹昌衡。”

尹昌衡答应：“有。”

老学监说：“你腿长，跑得快。拿上我的帖子去警视厅，就说留学生中有革命党捣乱，请他们派一队警察来，和我去四川同乡会。”

尹昌衡高声应道：“是！”他接过侍从递来的帖子，迈开长腿跑出木屋，向警视厅方向跑去。

冬天的夜晚，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尹昌衡跑出一段路就拐了个弯，向四川同乡会跑去。他边跑边盘算：时间不够！东张西望，看见一个杂货铺还开着门，门边靠着一辆自行车。于是跑了过去，对老板娘说：“对不起，借用一下您的自行车。很快就给您送回来。”也不等老板娘答话，便将一把钞票搁在柜台上，骑

上自行车飞奔而去。

这时的四川同乡会里，舌战已进入白热化。张澜正说：“我四川有七千万民众。就是一人一两，也有七千万两。”

林大人鄙夷地道：“七千万民众！穷乡僻壤之饿殍饥民，巴不得别人赏他一两银子，哪有银子拿出来修路！朝廷设监学于此，就是管束你们。决不容尔等废弃学业，妄议朝政。尔等川省学生，务必立即推出代表，去向老佛爷叩头辞岁。”

蒲殿俊说：“代表早已推出，应该早就去了。”

林大人道：“胡说！学监大人一直等着，不见一个四川代表前去。”

龙剑道：“那就是没人想去！”

林大人怒喝：“大胆！尔莫非入了革命党？想造朝廷的反？你个乳臭未干的秃尾巴鸡！”他把手里的奏章揉成一团，向龙剑砸去。

纸团还未触及龙剑，龙剑已扑过来揪住他的辫子，喊着：“我让你也变成秃尾巴鸡！”他揪住林大人拖向有剪刀的地方。女生发出惊吓的尖叫，男生们有的开路，有的劝解，也有人递来剪刀。

主张君主立宪的蒲殿俊，哪能让龙剑剪学监的辫子！他紧紧抓住龙剑的胳膊，高声叫着：“不可造次！不可造次！”

室内一片混乱。董修武忽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他转身去到门边，看见门缝外半个尹昌衡的面孔……

等老学监领着警察来到四川同乡会时，室内已空无一人。

地上横着一条长长的发辫。发辫旁是瘫倒在地的林大人。

老学监捡起辫子，向林大人怒吼着：“你如何这等无用？竟让人剪掉辫子！那恶徒是谁？是不是革命党？”

林大人被警察扶起，晕晕乎乎地说：“不……不知道……”

老学监咬牙切齿吼着：“一定要抓住他！一定要抓住他！”

老学监最终没能抓到剪辫子的人，于是寻找通风报信的人。找来找去，最大的嫌疑犯就是尹昌衡。于是尹昌衡毕业时，老学监便在他的案卷里写上一句：“疑是革命党。”

2. 都是股东

成都

辛亥潮

尹昌衡毕业后，兴冲冲地回到北京。可是，直到同学们都进入了新军队伍，他尹昌衡还是找不到去处。

尹昌衡想不通：自己在日本是高材生，为何回国没人要？他不甘心，他一定要弄个明白。想来想去，这件事只有靠颜楷帮忙了。

成都人颜楷是翰林学士，一个纯粹的文人。但是这个文人却非常欣赏学习军事的尹昌衡，认定他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主动和尹家联姻，把自己的妹妹颜机许配给家境并不宽裕的尹昌衡为妻。

颜楷替妹妹的未婚夫打听此事，尽心尽力。经辗转托人，终于有了结果：尹昌衡被老学监“疑是革命党”了！

“疑是革命党”，既不能声张，又无法辩解，只能装作不知道。何况尹昌衡明白，自己真的是个革命党。他明白，案卷上有

了这句话，不可能进入军队当军官了。尹昌衡无奈，决定回家乡成都，另谋出路。

关心未婚妹夫的前途，颜楷托人替尹昌衡写了封私人介绍信，便辞去翰林院差事，和尹昌衡一同回川。

1911年夏，严楷和尹昌衡一起踏上归途。

戒心深重的清政府以为，“疑是革命党”的尹昌衡既不在军队，又不是军官，便会无所作为了。殊不知，这却使尹昌衡有了机会替清王朝挖掘坟墓，也使他有机会在辛亥革命中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那时期，除了孙中山的革命力量，还有一股要求社会变革的潮流，而且闹得非常红火，连许多清朝贵族（比如端方）都公然拥护，那就是“君主立宪”。闹到后来，清政府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宣布“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于是，各省相继成立了“咨议局”，而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更成立了各自的“铁路公司”。

留日归来的立宪派人士蒲殿俊，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在门上挂起“川汉铁路公司川省有限责任公司”的金字招牌，还在大门左右竖起两块硕大的木牌，上写着光绪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修路的四个省都推行了“股份制”。蒲殿俊更进一步，他多方设法，终使当局同意，在四川通过摊派的手段，向民间筹集资本。于是，四川人只要手上有点钱的，纵然你不想购买股票，政府也给你摊派了股票，你也就成了铁路公司的股东。这样一来，四川就筹集到很多的资金。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尹昌衡与颜楷回到了成都。

在回乡的路上，颜楷想起尹昌衡锋芒毕露的个性，便规劝他说：“回了成都，做别人的下属，要好好改改你的臭脾气！没有哪一个上司，喜欢自己手下的人桀骜不驯、狂放不羁。”

尹昌衡哈哈一笑道：“桀骜不驯、狂放不羁。爹妈生就的脾气，改不了啦。”

颜楷呵斥道：“是你自己不想改！”又说：“好吧，等我妹妹过了门，会管得你敢不敢不改。”

尹昌衡道：“说起你妹妹，我的大舅哥，你觉不觉得我太委屈了？”

颜楷道：“怎么？我翰林府的千金小姐与你为妻，还委屈了你？”

尹昌衡道：“可是，你妹妹比我小十二岁！给你当妹夫，我何年何月才能入洞房啊？”

颜楷说：“快了。明年春天，她就满十六岁了。等她满了十六岁，即可成亲。”

尹昌衡叫起来：“还要打一年的光棍呀？哎哟。我好命苦啊！”

颜楷说：“等不得啦？”转念一想，说：“唔。你二十七岁了，身边是该有个女人了……那就先纳妾，后娶妻吧。”

尹昌衡大为惊诧：“什么，什么？先纳妾，后娶妻？”

颜楷说：“这样总可以了吧？”

尹昌衡叫道：“那我哪儿敢啊！先有了妾，你妹妹要是不肯入洞房，我怎么办？”

两人都笑起来：“哈哈哈哈哈。”

他们轻松快乐，以为回到家乡，就会如鱼得水。却不知如今的成都，和他们离开之时，已是另外一番天地了。

四川人一向思想活络、脾气火爆。所以，除了摊派，愿意购买股票的人也不少。就说留日的小分头学生龙剑吧，因为剪副学

监辫子受到通缉，他便逃回了四川老家泸州。等到川人可以自己修建铁路时，他决心实践诺言，变卖田地房产修路。他每天出门寻找买主。可是，人家都认为他这个行为十分荒唐，不肯和他交易。

这天，龙剑又出门去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白慧芳就一直在堂屋里等候着。终于，她们看见龙剑从外面走来。

龙剑看见母亲和妻子在堂屋里，老远便大声说：“卖了！”

龙母问：“卖了？买主是谁？”

龙剑来到门前答：“是‘聚英堂’的堂主余载赓。”

白慧芳吃惊道：“聚英堂！有人说聚英堂是袍哥！说余载赓是个龙头大爷舵把子！袍哥和舵把子被官府知道，是要杀头的！”

龙剑道：“你能不能想点好事？”转而对母亲说：“我开价银子五百两，谁知竟一口成交。最后，他又多给了五十两，总共卖成五百五十两银子的高价。”

龙母问：“他为什么要出高价？”

龙剑道：“余大爷赞同修筑川汉铁路。说我为了修铁路卖房子卖田，他很是钦佩，因此甘愿出五百五十两银子。”他从怀里摸出一叠纸，走向桌边道：“我拿五百两银子买了铁路股票。现在，我们就是川汉铁路的股东了。”他把股票递到母亲的手里。

白慧芳拿过一张股票来细看，说：“这就是铁路股票？为了这几张纸，就卖了祖宗留下的田地房产？”她向母亲道：“妈，您说值得吗？”

母亲说：“若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就值得。”

白慧芳说：“可是妈呀！铁路真能修起来吗？铁路没有修起来以前，这些股票有用吗？”

龙剑说：“当然有用。股票是可以买卖的。只要铁路一开工，股票就会涨价。那时候就是卖了股票，也能赚钱。”

白慧芳道：“如果赚不到钱呢？”

龙剑道：“肯定赚！等铁路通了车，股东还可以分红利。”